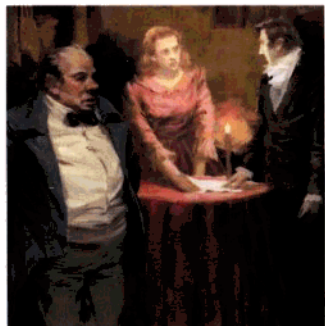


CLASSI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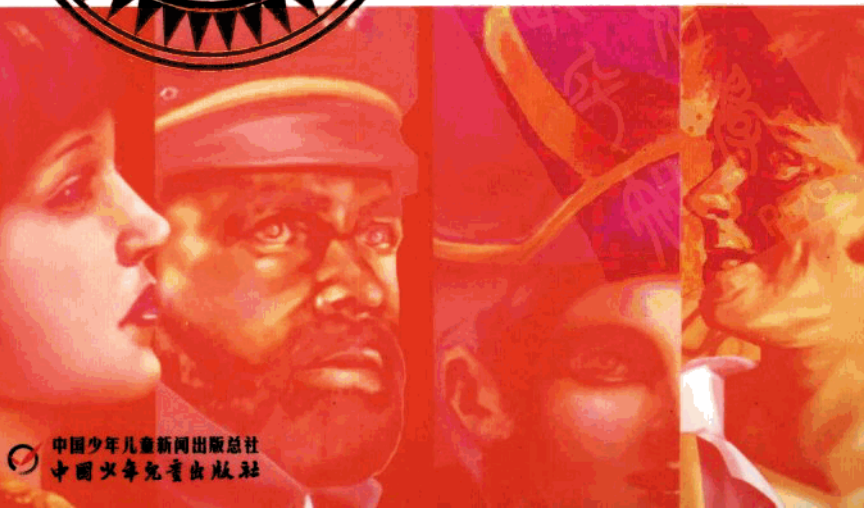
欧也妮·葛朗台

OuYeNiGelangTai *Quan Yi Ben*

—— 全译本



[法] 巴尔扎克 / 著
丁世忠 / 译



中国少年儿童新闻出版总社
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

CLASSIC

欧也妮·葛朗台

OuYeNiGelangTai *Quan Yi Ben*

——全译本



[法] 巴尔扎克 / 著
丁世忠 / 译



中国少年儿童新闻出版总社
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欧也妮·葛朗台/(法)巴尔扎克著;丁世忠译. —北京: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 2007. 8

(语文新课标必读丛书)

ISBN 978-7-5007-8642-9

I. 欧... II. ①巴... ②丁... III. 长篇小说—法国—近代 IV. I565.4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074628 号

OU YE NI GE LANG TAI

(语文新课标必读丛书)

 出版发行: 中国少年儿童新闻出版总社
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

出版人: 李学谦

执行出版人: 赵恒峰

封面绘画: 吴冠英	封面设计: 缪 惟
责任编辑: 何强伟	版式设计: 周建明
责任校对: 鸿 玉	责任印务: 李书森

社 址: 北京市东四十二条 21 号	邮政编码: 100708
总编室: 010-64035735	传 真: 010-64012262
发行部: 010-84037667	010-64032266-8269

http: //www. ccppg. com. cn

E-mail: zbs@ccppg. com. cn

印刷: 河北新华印刷二厂	经销: 新华书店
--------------	----------

开本: 850×1168 1/32	插页: 2	印张: 6.375
2007 年 8 月第 1 版	2007 年 8 月河北第 1 次印刷	
字数: 150 千字	印数: 10000 册	

ISBN 978-7-5007-8642-9/I·945	定价: 7.00 元
------------------------------	------------

图书若有印装问题, 请随时向印务部退换。

编者说明

这是一套配合中小学生学习语文课而编辑的丛书。它收入的是中国和外国一部分文学作品，包括寓言、神话传说、童话、小说、传记、散文等各种体裁。除了中国古代神话传说、寓言和成语故事是依据古书记载用现代汉语编写的以外，其他的均是作者的原著或原著的译作。这些作品以其文化上的价值和社会上的广泛影响，早已被人们视为中外文学名著的代表。

文学名著，人类独特的精神创造，语言艺术和典型形象的结晶。一部文学作品，如果它深刻地反映了时代的特征和时代的本质，如果它具有塑造人、感化人、教育人的力量，如果它在思想性和艺术性上达到了完美的结合，它就成为人所公认的“名著”，也就有了高层次的认识价值和独特的审美价值，有了超越时代、超越国界、超越年龄的无穷魅力，成为一代代人，特别是一代代青少年都愿意阅读的必读书，都希望游览的精神乐园。

自从人们认识到文学名著的价值之后，名著的整理出版就成了图书业的热门，各种版本层出不穷，畅销不衰。这套适合中小学生学习阅读的丛书，与其他版本的不同之处在于，它鲜明地体现了为青少年服务的特点：一是有简明实用的注释，为读者

解答疑问，输送知识；二是外国名著的译文简洁生动，便于中国青少年阅读；三是有专家精心撰写的导读文章，为读者打开理解名著的大门；四是许多作品配有原著或新绘的插图，为读者欣赏名著助兴；五是所选作品是在教育部教学大纲推荐书目的基础上确定的，对于学生巩固课堂学习和增加课外知识大有益处。总之，丛书力求从各方面适应当代读者的需求，以利于名著的阅读和传播。

如何阅读和理解文学名著，是随着时代发展而发展的。可以肯定，在新的时代，它仍将发挥独特的不可替代的作用。希望广大读者在阅读这些名著的时候，要结合作品诞生的时代背景、作者的创作动机和实际的效果，加以思考，真正理解它们的社会和文学价值，使阅读的过程成为学习的过程，以利于自己思想的成熟，学习的进步，并提高鉴赏和写作能力。

本丛书在编辑过程中，得到许多专家、作家和翻译家的支持，有的还提出了宝贵建议，在此向他们一并表示感谢。

主人公到底是谁

——译本序

奥诺瑞·巴尔扎克生于一七九九年，一八五〇年辞世，是法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伟大代表。他的父亲老巴尔扎克本是个农民，也没受过多少教育，但此人精明强干，善于钻营，最后成为资产阶级上流社会的一分子。五十一岁时，他娶了比自己小三十二岁的一个银行家的女儿为妻。葛朗台身上有老巴尔扎克的影子，因为他也出身低微（本是个箍桶匠），也通过种种伎俩和途径发了大财，也是到了一大把年纪（四十岁）才娶妻，而且妻子也是富家女儿。不过，老巴尔扎克和他的那个有点歇斯底里的太太虽然不仅不爱小时候的巴尔扎克，而且还厌恶他到不愿看到他的程度，先是把他寄养在别人家里，后来又把他送到地狱一样的僧侣办的寄宿学校里，基本上对他不闻不问，使巴尔扎克在少小时受尽了磨难和苦痛，但老巴尔扎克并不像葛朗台那样吝啬。要知道，葛朗台是世界文学中的五大吝啬鬼之一。其他四位是十七世纪英国戏剧大师莎士比亚的喜剧《威尼斯商人》中的夏洛克、十七世纪法国喜剧家莫里哀的喜剧《吝啬鬼》中的阿巴贡、十八世纪中国小说大师吴敬梓的短篇小说集《儒林外史》中的严监生以及十九世纪俄国小说大师果戈理的长篇小说《死魂灵》中的波留希金。

老巴尔扎克是个喜欢吹牛的家伙。三十岁时，有一回他开玩笑似地说，他们家跟古代的一个骑士家族是亲戚，所以有贵族血统。巴尔扎克在这一点上“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他曾在自己的姓名前加上代表贵族的“德”字。他对自己的贵族身份深信不疑，而且很迷

恋。他对贵族在他那时代的没落命运深表同情，对葛朗台那样的资产阶级暴发户对贵族的欺凌十分厌恨。他为贵族制的衰亡高唱挽歌，内心深处还希冀贵族制的亡魂复活，所以他虽然对保皇党的种种做法非常不满，但他还是加入了保皇党。这跟他对拿破仑皇帝的无比崇拜极有关联。他曾夸下海口说：“我要用笔完成他用剑没有完成的事业。”承继自他父亲的编造才能使他的这份雄心得到了落实，因为吹牛和说话都是编造能力的体现，而巴尔扎克把这种才能充分地挖掘出来，把它用在了小说写作上，因为小说(fiction)的本意就是“向壁虚构”，就是“无中生有”。小说高手个个都是高超的“说谎家”，这也是中国古代直到清朝以前所谓正统的文化人看不起小说，轻蔑地称之为“小说家言”的原因。巴尔扎克用他那似乎是无穷无尽的勤奋和天才，创建了他庞大的小说帝国，整个亦虚亦实的纸上帝国确实比拿破仑用剑建立的法兰西帝国幅员更辽阔、存续更长久、影响更深远、感觉更真切。所以他有“文学的拿破仑”之称。

巴尔扎克刚刚冒险弃法(律)从文时，首先尝试的是戏剧写作，因为在十九世纪的欧洲，人们还按着传统观念认为，戏剧尤其是悲剧，是文艺的最高形式，而巴尔扎克又崇拜本国的戏剧前辈大师莫里哀和拉辛。巴尔扎克所写的第一部作品是诗剧《克伦威尔》，但这个剧失败了。不过，他一直没有放弃对戏剧的热爱，后来又创作过几部同样失败的剧作，他似乎很难承认自己在戏剧上的没有天分。我们甚至在他的小说中也能发现好多戏剧的因素。如他给自己所有的自认为优秀的小说(不包括那些纯粹为稻粮谋而写的大量粗制滥造的东西)囊括起来，取了个总题目，叫《人间喜剧》，尽管这个标题的灵感直接取自但丁的《神曲》(直译是“神圣的喜剧”，Divina Commedia)。但不管是十三世纪的史诗，还是十九世纪的小说，都用一个戏剧术语来命名，确实表明欧洲人的认戏剧为文学正宗，正如中国人的认诗歌为文学牛耳。进一步的证据是，在《人间喜剧》这部

在规模上无以伦比的代表作中，总共有九十六种长篇小说和中、短篇小说，分为“风俗研究”、“哲学研究”和“分析研究”三大部。而“风俗研究”又分为“私人生活场景”、“外省生活场景”、“巴黎生活场景”、“政治生活场景”、“军人生活场景”和“乡村生活场景”，而“场景(scene)”恰恰又是一个戏剧概念。巴尔扎克当年写小说是因为戏剧写作的失败后所采取的不得已而求其次的选择。他在小说写作过程中肯定是念念不忘戏剧。

《欧也妮·葛朗台》中的戏剧因素是很明显的。如场景变化不频繁，人物关系也不复杂，结构相当紧凑，情节推进清晰而富有层次感，在对话上尤其下工夫，人物形象不免有所夸张，葛朗台的好多举动很有喜剧性，而且也有冲突和高潮以及反高潮(anti-climax)。小说有一主一辅两条情节线。一条编织在欧也妮和葛朗台之间，父女两种性格是冲突的。一开始，这种冲突很不明显，因为欧也妮还小，缺乏自我意识和反抗意识；随着她对堂弟查理的突如其来的爱的加深，她把自己所有的积蓄合六千法郎毫不犹豫、一股脑儿地赠送给了那位落难公子——她的初恋。这时，父女俩的冲突达到高潮。

小说中的辅线编织在欧也妮和查理之间，他们俩的性格和观念也是冲突的。从恋爱期间的表面上看，查理似乎只跟他的伯父葛朗台之间有冲突，而跟欧也妮和谐地相亲相爱。查理受父命前来投靠伯父，老奸巨滑的葛朗台一看就知道查理是个游手好闲的浪荡公子，再加上他知道在巴黎的富豪弟弟实际上已经破产，所以，出于自私，他对亲侄子没有任何好感和善意。他甚至巧妙地把年轻人驱逐了出去。事实上，这一老一少是一丘之貉，一个是资产阶级的代表，一个是殖民主义者的代表。两人都贪婪、卑鄙、无耻，没有人情，甚至没有人性，都把金钱看得比什么都重要。感情包括亲情和爱情对于他们来说，都似乎是可有可无的东西——除非可以利用来

生财。欧也妮和查理之间早就注定隐含着冲突。只不过在恋爱期间，由于查理还年轻，还没有变坏，欧也妮也太小、太痴情，爱情使她盲目，使她看不到周围人伦环境的恶化和社会道德的腐化，看不到这些因素对人的巨大的腐蚀作用。由于她一直被吝啬而专制的父亲“软禁”在家里，跟母亲一起做一些纺线等的女工，她对外面世界了解太少，对男人更是懵懵懂懂，她被查理少爷漂亮的外表、优雅的风度所迷倒，几乎是一见钟情就爱上了他，然后还没有来得及进行更多的了解，两个人就山盟海誓，查理就远走天涯，所以她根本预料不到她和查理之间情感的变故。她爱的是她自己的爱情，是对爱情的幻象和信念而已。这种单纯和痴迷一方面让我们万分感动而且崇敬，另一方面也使我们哀其不幸，甚至怒其不醒。

一正一辅两条线交织在欧也妮身上，她是把小说中所有情节串起来的中心人物，而交织的情节点实际上是两个衔接得非常紧密的情节。一个是她跟查理的生死离别，另一个是她被父亲发现她把积蓄全部奉献给查理的秘密，从而遭到父亲囚禁的处罚。我们虽然认定巴尔扎克是批判现实主义的大师，但在他那个年代的欧洲，文学上的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是并驾齐驱的。小说主要是现实主义的，而诗歌则主要是浪漫主义的，雨果的《巴黎圣母院》是浪漫主义的杰作，而《悲惨世界》则是现实主义的颠峰。巴尔扎克作品中也有浪漫主义的因子。欧也妮几乎是一个在现实中不可能找见的圣女。她身上几乎渊藪着女人所有的美德，如勤劳、忠贞、娴静、痴情。她很慷慨，不仅帮叔父——骗取了她一生惟一一次感情的查理的父亲偿还了巨额债务，还把大量的钱财捐给了教会、学校和公用建设；她很勇敢，被爱情的力量所驱动，她平生第一次违背父亲的意志，偷偷地甚至公然地拿东西给查理吃用。到最后，她不再愚蒙，她看透了这个世界的众生相。她做出了惊人的勇敢的举动，同意嫁给那个几十年如一日盯着她们家那万贯财产的初级裁判所所长，

她开出的条件是惊世骇俗的：她不会对丈夫尽妻子的义务。她的爱情死了，而爱情是她的全部，她不愿意把自己真正献给一个自己不爱也不真正爱自己的人。表面上这似乎是她跟龌龊的现实世界的和解，实际上是更大的彻底的分离：她把他们要的（金钱）给了他们，把属于自己的仍然原封不动地守护住。通过结婚，她使自己跟俗世完全划清了界线。在欧也妮身上，巴尔扎克寄托了对美好人性的浪漫理想，他可能内心里明白，这种理想（不一定能实现）的代价是一生的不幸。

北塔

2002年7月8日匆匆于京郊慧忠庵



目 录

目 录



主人公到底是谁	北塔
老箍桶匠	1
巴黎来的堂兄弟	32
少女恋情	50
吝啬鬼煞费心计	88
苦难家庭	131
忧患人生	168
尾 声	189
译 后 记	192

献给马利亚

你的肖像是这本书最美好的装饰。愿你的芳名成为我们手中的圣枝^①：它是从一株平凡的树木上被人折下来的，必定会受到宗教的洗礼，从中得到净化。虔诚的手呵护得它常绿常新，让它永远保佑这所宅第。

德·巴尔扎克

老箍桶匠

外省有一些城市，那儿往往有某些叫人看了感到忧郁的房屋：那是最阴暗的修道院、最寂寞的荒野、最悲惨的废墟唤起的忧郁。也许这些房屋兼有修道院的鸦雀无声、荒野的寸草不生、废墟的白骨累累。

屋里的起居作息非常平静，陌生者准以为早就没有人了：除非是突然有一个家伙不动声色，从屋内射出一道冷冷的目光。他大约忽地听到一阵不熟悉的脚步声，才将那隐士般的脸相探出窗框。

索漠城高处有一条街，弯弯曲曲地通向古堡，街尾一座古宅就有这些忧郁的特征。

这街如今已很少有人走过，因为它冬冷夏热，街角阴森森的。不过它也自有特色：缀满细石的小道儿干干净净，踏在那坚硬的路面上就会荡出清脆的回响，弯曲的路面极其细窄，街上的住户又祥和又文静，宅子都是古堡下典型的旧宅。

这儿上了三百年的屋子，虽都是木质的建筑，却都还牢靠。它

① 神甫用圣水点过的树枝，由教徒手持，意在得上帝保佑，同时寄托善良的愿望。



们里里外外都给索漠城的这个街区增添了特色，逗引得古董商们、艺术家们对它们格外青睐。

他们路过这里，准会对屋基的厚重梁木赞不绝口。而在这类老宅的底层往往饰有深青的浅雕，上面雕的人物栩栩如生，令人不由得叫好。

这些旧宅的屋顶铺有横木，又覆盖了青瓦。旧宅的边墙有些不堪重荷，屋檐搭上了墙筋柱，柱子也因斗转星移而变得扭曲，而日晒雨淋又将屋面板冲刷得颓败不堪。

有些人家的窗台已因磨损而愈显灰暗，窗框上的精雕细刻难以分辨。那架子又脆弱得似乎托不住装满褐泥的盆景：那里或许栽着某个穷女工精心培育的香石竹或玫瑰枝。

在稍远处，有螺钉突起的大宅门儿。祖先们发明了家族独有的象形文字，一一刻在宅门儿上，如今已不能破译。兴许有的是新教徒的誓文，有的是十六世纪亨利四世时代天主教徒对国王咒词的碑铭。也有市井之辈，将荣升贵族的徽记刻上，让人知晓自己也充任过市政官。这里可是整整一部法国史啊。

又忽见一座摇晃的房舍，墙上抹着灰泥：那是匠人的标记，表示那灰浆耙儿就是他的神明。

近处又耸立一座贵人公馆，大石门的拱腹上残留有徽记，不过那已受到了从一七八九年以来历次法国革命的摧残。

街上住户的底楼不是大小商家，却是祖辈简陋的作坊。研究中世纪者会惊喜于这一发现。这类厅堂低矮而无橱窗，没有陈列，也不安玻璃，又黑又深，里里外外绝无装饰。大门分上下完整的两片，粗粗包了铁皮：上片内缩、下片可以开关，还安装了类似弹簧的门铃。

空气与阳光的通道是大门的上半片或屋顶与短墙间的空档，它们涌进这潮湿的穴居。短墙装了结结实实的百叶板，白昼卸去、

夜间复置，再拴上厚厚的门闩。

短墙下可以陈放批发的货物，货色绝不会有假冒之虞：视不同行业，货样可以是两三大桶鲑鱼或食盐，可以是做船帆的帆布，可以是粗细绳缆，可以是绑扎小梁用的黄铜丝，可以是放在墙下的铁箍，也可以是高踞货架的布匹。

各位不妨进去看一看：一位干净利落的妙龄女郎就会迎上前来。她头披白巾，搁下手中的活计，伸开血色很好的臂膊，叫出老爹或妈妈。商人总是主随客便、丰俭由人。买两个铜板或两万法郎的货物，一概悉听尊便。至于待客的风度，自然凭他们的个性，或者不动声色，或者热情招呼，也有带着几分傲气的。

您兴许可以瞥见一位橡木板商人，他坐在自家门口，闲得绕动着拇指跟街坊聊着天。乍一看，他似乎只有一堆做酒瓶套儿的烂木板，外加两三堆板条。其实在港口货场上，他的货源充沛，供应着全安茹地区的箍桶商人。他心里明白：要是收成好，就可以做多少酒桶；算计的误差不会超过一块木板。

一天好太阳可以让他发家，一阵暴雨也可以整得他破产；一个上午的箍桶活计能净得十一个法郎，也能跌到六块钱旧币。跟在都尔地区一样，天气好坏决定着生意的好坏。大家都盼望艳阳高照，葡萄商、地主、木材商、箍桶匠、客店主人、船上的水手人同此心，心同此理。

夜里上床他们抖抖索索，就怕明天一大早听说夜里上了冻。他们怕雨怕风又怕干旱，但又想呼风唤雨、祈望晴天。天意与俗利不断发生矛盾。

晴雨表忽高忽低，大家也就时喜时悲，一会儿频蹙眉头，一会儿兴高采烈。

这条街是索漠从前的大街，处处都有人在估摸、在猜测：“多好的天气！”于是有人应道：“天上落下金洋了咧！”谁都知道：一场大

太阳、一阵及时雨，能让人赚多大的甜头！

到了黄金季节星期六的正午，就不可能从好心的卖主那里买到价廉物美的上等货色了。人人都自有葡萄田和小园子，都愿意到乡下去照料两天。

在这个季节，买卖得失和赚头大小都已经成为定局，商家舍得拿出大半天的时间，去跟人家闲聊，或者进行种种猜测，他们以此为乐。

谁家主妇买到一只竹鸡，邻居就准会问她的男人：鸡烧熟了没有？谁家女儿如果远望窗外，扎堆儿的闲散少年就不会无动于衷，定会发现这姑娘。

当地的民风却是心口如一。貌似深邃、昏黑幽暗的宅子，其实藏不住秘密。

日常的生活，是不怕公开的：全家都坐在门洞儿里，在那里进午、晚餐，也在那里吵吵闹闹。谁打街上过，都会被从头到脚打量和琢磨。所以，从前若有生人到外省城市，必被一传十、十传百地议论嘲笑过。

于是留下了种种趣闻和佳话，于是安茹居民得了个“快嘴儿”的雅号：他们生来就最善于进行这类市井式的冷嘲热讽。

老城的旧公馆都坐落在这条街的高处，从前本城的贵人全住在那儿。

本书的故事发生在那座阴郁的屋子里，那正是一座此类的宅第：那里留下了从前可敬可叹的遗迹。那时候的人和事无不单纯而古朴，不像如今的法国这样世风日下。

各位已经领略了一下这别致街道的千姿百态，它的起起落落都足以引起无限遐想，总体的观感也会是种种联想。各位领略至此，就可以瞥见一处相当幽暗的门洞儿了。那里深藏不露的，正是葛朗台先生的大宅门儿。

必须讲一讲葛朗台先生的生平，才能悟出外省这种措辞用语的实际含义。

葛朗台先生在索漠城远近闻名，若不曾在外省小住，就弄不清楚这件事的来龙去脉了。

葛朗台先生还被某些人尊称为“葛朗台大爷”，不过这么叫他的老头儿越来越少了。

一七八九年的时候，他已经是一位家境富裕的箍桶师傅了，又知书识礼，能写会算。赶上法兰西共和国在索漠地区拍卖教会财产，那年师傅正好四十周岁，刚刚娶下了一位阔木板商的女儿。葛朗台揣上了现款和妻子的陪嫁金，足有两千金路易。有个狠巴巴的共和党人，负责监管国家财产拍卖。葛朗台让岳父送了那人四百金路易，于是虽然谈不上“正正当当”，却落了个“尚合法”的好名声，以惊人的低价收进了本区最好的葡萄田、一座古式修道院和几块分成制租田。

索漠的居民谈不上“革命”，葛朗台大爷被看做大胆的好汉、共和党人兼爱国人士，并且倾向新潮流。其实，箍桶匠恋恋不舍的只是葡萄田。

于是他当上了索漠区的政府大员，在政务和商务上都起了比较温和的作用。政务方面，他保护前政权人士，力阻拍卖逃亡分子的财产；商务方面，他送共和军两三千瓶白葡萄酒，并且“礼尚往来”，收下了几片上好的草地，那原是某某妇女团体曾经当做义卖彩注用的。

赶到一七九九年至一八〇四年的“执政府”当朝，葛朗台大爷摇身一变，成了本市的市长，料理市政有方，种植葡萄尤其得力。

到拿破仑一八〇四年至一八一四年称帝的时候，他又被削官为民，变成光秃秃的“葛朗台先生”了。这是因为拿破仑看不上共和

党，撤掉了据说“戴过红帽子”的大爷，代替他的是一名阔地主，当时已经是贵族，后来又被册封“帝国男爵”了。

葛朗台先生失去了市长之尊，心里一点儿也不觉得可惜。他替全市着想，下令修建过上等的道路，只是道路所向，是他家的田产。登记造册的时候，他的产业完税极少，便宜可是没少占。

他的全部园田入册之后，多亏他的精心照料，他家的葡萄田在当地“冒了尖儿”（这是行话，专指用来酿造头等葡萄酒的好田好地）。按他的实绩，本可申请荣誉军团十字勋章，博得很高的荣誉。

上面这些事情发生在一八〇六年，时值葛朗台先生五十七岁，太太大概三十六岁，独生女才十岁，那是他俩合法爱情的结果。苍天在这一年让他继承了好几笔遗产，大约意在弥补官场的失意：一笔是丈母娘的，老太太名叫德·拉·高迪尼埃尔，婚前叫德·拉·贝尔特里埃尔。一笔是老德·拉·贝尔特里埃尔先生的，他是老太太的父亲。再一笔来自葛朗台的姥姥让蒂叶老夫人。

三笔遗产的数目谁也不知道，只晓得这三位老者为人极吝啬，早就把金钱当宝贝，攒起来好好观赏。老德·拉·贝尔特里埃尔先生把放印子钱也称为“浪费”，他更喜欢实实在在看到明晃晃的金块儿。

因为不知底细，索漠人通常是按照某人不动产的收入，来计算财产价值的。据此葛朗台先生荣获新贵的头衔：本地区的“头号纳税人”。法国人有追求“平等”的癖好，却对贵族头衔不胜依恋。

葛朗台先生经营的葡萄田多到了几千亩，好年成足可以酿七八百桶酒。他还拥有十三块租田、一座古风修道院。为了省钱，他给所有的窗户和彩绘玻璃都套上保护墙，以利维护。他还有两千多亩草地，一七九三年在上面种了三千棵白杨树，而今长势喜人。再有，他现在住的屋子属于自家所有。这就是他名下看得见摸得着的财